

父母素描

英雄下夕烟

刘克勤

春去夏来,又入酷暑。七一节已过,八一节又快到了。翻看着日历,我忽然想到,该回家看看已近耄耋之年的老父亲了。

到家的时候已是日头西斜。母亲在准备晚餐,父亲独坐在门口。见我们回来,有些惊喜,有些意外。妻和小孙子去玩了,我坐在门槛的石条上陪着父亲。

“马上又要过八一建军节!”我说话很大声,对着父亲的耳朵。他年岁大了,耳朵有些背,也很忘事。每年的八一建军节,对父亲来说,是有着一份特殊情愫的。

父亲迟疑了一会,啊了一声,脸上掠过一丝喜悦,而后神情木纳,呆滞眼光凝视着远方……

因为社会变革的原因,父亲年幼丧父,是奶奶和爷爷拉扯大的。父亲小时候家境尚殷实,又因为是独子,年幼时得以上私塾读过些书,但孤儿寡母的,也吃过不少苦。1953年,父亲18岁末满。抗美援朝,保家卫国——在那个时代强烈的呼唤里,父亲也像许多热血青年一样,毅然辞别了寡居的母亲,参军上了朝鲜战场。

听父亲说,当晚在县城集合。第三天就坐上了开赴朝鲜的火车。火车是闷罐子,不开窗。人坐在铁板上,靠着被子,怀里一杆长枪……

“还记得当年的事不?”我大声问。

“嗦何(怎么)不记得:那鬼地方冷得出奇,雪齐腰深。每天发几个馍,冻得像石头啃不动。打了胜仗就有罐头吃,美国的牛肉罐头真好吃。”

“白天缩在防空洞里,怀里抱着枪,人不离枪。晚上出来抢修铁

路。那炸弹真厉害,一炸一个坑,还有燃烧弹,泥巴也烧得着,石头都烧红了。”

父亲打开了话匣子,刚才木讷的神情逐渐消失,昏花的老眼里放着点点光亮。

“呜呜……防空警报响了。天上飞机像成群的乌鸦,炸弹像落雨。地上血肉横飞……”父亲顿了一下,摇摇头,叹口气,“死了几多人……”

父亲似沉浸在那血雨腥风的回忆里,断断续续地说着,不时摆摆手,叹叹气。

父亲复员后回到乡下,因为家庭成份不好,没有安排工作,一直在家务农。和他同去的同村有六、七人,有的死在战场,回来的战友也都相继去世,只剩下他还活着。父亲很少向我谈及当年战场的事,这个傍晚是我们谈得最多的一次。多年了,也似乎很少有人陪他说起当年的事。我觉得,今天能回来陪陪老人,聊聊从前,给他精神上一些慰藉,也许胜过任何物质的东西。

时间不早了,我们要回镇里。父亲送我们出门,显然,他还沉浸在往日的回忆里,抱着他的曾孙,说:“唱歌,公公教你唱歌:我们走在大会上,高举红旗向前方,是谁领导的队伍,指引我们奔向远方……”

乡下夕阳在山,炊烟四起,稻菽成浪。公路上,田野里,有人或步行,或骑车,劳作归来。我忽然想起了毛主席的诗句:“喜看稻菽千层浪,遍地英雄下夕烟。”在伟人的眼里,那些遍地在夕阳炊烟里走动的人,都是英雄。

父亲不知道冰冻的馍是如何胜过牛肉罐头。不知道齐耳长枪是如何打赢飞机大炮。更不知道那场战争改变了世界,影响了国家乃至人类的发展……但他知道胜利是千千万万热血战友用血肉之躯换来的。

父亲是千千万万的老百姓中的一个,普通得不能再普通,如果说他是英雄未免有些勉强,但他确实干过属于英雄的伟业。

到一定程度时,必须用一根根的“插子”来支撑。“插子”有一人多高,由水竹或柴棍削成,藤蔓生出后,就绕在上面,慢慢往上爬,果实成熟时,采摘起来非常方便。

南瓜(老家称为北瓜)则不同。人们不会在成片的土地里种,而是在地头或菜地边缘地方挖一个小窖,施点基肥,盖上土,栽上瓜秧,浇水,成活后,勤劳一点的人顶多锄两三次草、施一两次肥,然后任长长的藤蔓恣意延伸,伸到哪,瓜就结到哪,主人坐等收成就行了。

丝瓜一般种在房前屋后,独立生长,它的藤蔓更是长得离谱,长达数丈甚至更长,必须在藤蔓蔓延之初牵一根长长的绳索。肥力越充足,它生长越茂盛。花为黄色,结出的瓜像面条一样挂在藤蔓上面,仅一棵就足够一家人吃一个夏天。吃不完的就慢慢变粗变老,摘下来就是丝瓜络,有的人家会用它刷锅,其实,它还是一味传统中药,有良好的活血、通络、清热、祛湿之功效。

老家的六月,照样能买到各种不同的水果,只是种植的水果品种比南方少,常见的有桃子、李子、杏子和枇杷,长在房屋旁边或田间地头,自家食用,吃不完也不会摘下来拿到市场出售。那些果实的核被人扔得到处都是,稍加留意,就会在菜地、草丛或某个角落发现果树的幼苗。

小伞
张永生
摄

逝者追忆

幸遇恩师

何新年

千千万万诲人不倦的身影几乎一样,他们都是我们青春的摆渡人,陈老师就是一位于我有恩的“摆渡人”。

几天前,陈老师走了,同学群里一片哀悼和叹息。我的心像是灌了铅,异常沉重。

1970年代后期,我读初中,其实就是当地一所小学附设的初中班,时称“戴帽子”中学,教我们课的老师全都“赤脚”。刚上初中那会,半天上课,半天劳动成了我们在校学习的常态。

1978年,随着国家高考时间的调整,我们在初中二年级多待了半年。那年春季,教我们语文的换了一位新来的老师。30岁模样,个高,消瘦,头发稍微卷曲,额头敞亮,一双眼睛似乎时刻都在说话,整洁的中山装左侧衣袋上插着一支钢笔。新来的老师姓陈,名昌旺,老师们说他是镇上人,吃商品粮,以前是一名油漆匠。

陈老师教我们语文和政治。大概过了个把月,同学们私下议论:陈老师是个很有文化的人,上课就是不一样。记得他给我们上第一堂课的时候,我一下子被迷住了。他不仅嗓音清亮,字如其人,而且教语文让我们觉得不枯燥。讲授一篇普通的课文,他融入了不少相关的人文和历史,娓娓道来,生动有趣。

那时候,我们害怕写作文。一次他带我们上山给茶园拔完草后,布置了一道以《茶园除草》为题的作文。当看到我们个个面露难色时,他耐心给予启发:作文就是讲真话,写真事,茶园除草你经历了什么?看到了什么?想到了什么?然后就将这些有条理地写下来,但不能干巴“记账”,比如说茶园景色美,为什么美,要写具体点等等。随后,陈老师还带头动笔写这篇作文,并念给我们听。打那以后,每次写作文,陈老师都跟着“下水”。老师们说,陈老师爱好文学,经常有散文在《安庆报》发表。

也许是受到陈老师的文气熏染,我对语文的兴趣渐浓,每次语文课堂答题,都第一个举手;学校黑板报,常有我写的“豆腐块”。我爱听广播,爱学普通话,课堂上集体朗读课文,陈老师总让我领读。得益于陈老师的“宠爱”,1978年冬天,我有幸和班长一起到区里参加了全县初中生语文竞赛,虽然没能拿到奖,但终身难忘,因为那是我第一次乘坐

客车,第一次走出大山,参与挑战。

后来才知道,陈老师对我的“宠爱”还因为我特殊的家境。我幼年丧父,母亲体弱多病,是奶奶将我们姐弟三人养大。由于家里挣得的工分少,分得的口粮难以糊口,生产队里常有人在奶奶耳边“吹风”,让我停学回家放牛挣工分。一家人犹豫之际,陈老师来到我家,和奶奶谈心,并说如果不让我读书太可惜了。一席话让奶奶不停抹眼泪。

临近中考的那一学年,陈老师任班主任,我当上了学习委员,也更加领会到了陈老师的良苦用心。他给我们讲数学家陈景润的事迹,勉励我们发扬刻苦攻关的精神,迎战中考。那年月,考取中专意味着能跳出“农门”,端上“铁饭碗”。同学们大多暗暗较劲,我自然也不含糊,昏暗的煤油灯下,常常看书做题到下半夜,可能是熬夜的缘故,一次上课时,竟然睡着了。陈老师走到跟前,示意我的同桌方同学不要弄醒我,并与同学们说,“攻关”辛苦了,让他睡会吧。幸好我没有辜负陈老师的一片苦心,中考如愿过关,考取了一所师范学校。在我接到录取通知书后,陈老师还从微薄的工资中拿出好几块钱,为我上学送了“红包”。

陈老师的月工资仅有27元,据说他当时的身份是顶编编课教师,老母亲、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全靠他一人养活。镇上的人没有田地,一切都得花钱买。为了养家糊口,每逢假期,陈老师都重操旧业,干起油漆活。他爱看书看报,还爱抽烟,经常叫我替他去买香烟,有时钱不够,只得买几根“江淮”过过瘾。

几年后,陈老师考上了国家教师,随后调往镇上的中学任教。半百之年,陈老师与一些曾经教过的学生成为了同事,有的还当上了他的领导,他说这是他的荣耀和福气。

退休后不久,陈老师 and 老伴离开皖河边上的古镇,随儿子一家定居武汉。年逾花甲,本该乐享天伦,岂料病魔缠身。难以想象,以其瘦弱的身躯,是如何与死神抗争了十多年?

师恩浩荡,教泽流芳。我们并非生来就拥有特定的人格与理想,能成为什么样的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追随什么样的人。感谢那些如陈老师一样坚守着道德、个性与勇气的老师。

天国之路,恩师走好!

流年碎影

瓜果香

程向前

进入六月,上市的水果就多了,西瓜几乎压断了街;桃子、杏子、菠萝、芒果、香瓜等等,到处都是;以前长得小且贵得很的樱桃,现在不仅果实大了不少,价格也便宜了很多。

在所有的水果中,我最想多说几句的是荔枝。“长安回望绣成堆,山顶千门次第开,一骑红尘妃子笑,无人知是荔枝来”。在古代,纵是尊为贵妃,想吃口新鲜荔枝也不是那么容易。现代社会就不一样了,交通运输方便不说,到处设有冰库、冷链,家庭有冰箱、冷柜,能够随时贮存,随时饱口福。

农家六月的菜地,最显眼的是黄爪与豇豆。这两种蔬菜在藤蔓上长

